

八旬老人丁序长

平生唯爱打油诗

“恭迎福神进家门,儿女贺礼奉双亲,爆竹声中新年到,万紫千红总是春。”10日上午,一看到记者,丁序长就将他写的“藏头诗”念给记者听。“我这首诗严格起来不是藏头诗,恭贺新春四个字存在每一句诗里,四句诗排列起来写,恭贺新春四个字可以斜着念下来。”丁序长老人说,这种诗的写作比藏头诗更难一些。

今年80岁的老人丁序长是济南市灯泡厂的一名退休职工,他现在最大的爱好就是写诗,尤其是藏头诗最为擅长。说到他,不少社区居民都会竖起大拇指,很多人表示,读过丁序长老人的很多首诗,有人还曾向他求过诗。

文/片 本报记者 王倩

62年前写下第一首诗

10日上午,济南难得的好天气,抬头就能看到湛蓝的天空。家住甸南社区的丁序长老人像往常一样,端坐在客厅里,翻开一本有些磨损的小册子,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。

这本小册子是丁序长老人的“宝贝”,上面记载的都是他写的诗,不论是他最擅长的藏头诗,还是为别人祝贺节日所做的打油诗,如今读来还是别有一番风味。

丁序长告诉记者,小册子上记载了大概有百余首诗,其中大部分,他都能背出来,尤其是1953年写过的一首,那也是他平生第一次写诗。

“云淡风轻雪初晴,忽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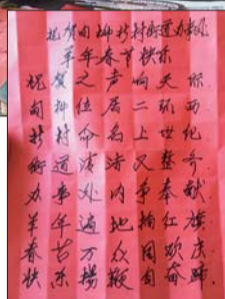
佳友飞来鸿,目下三过不忍释,展笺疾书信一封。”丁序长随即背诵起来。他告诉记者,当时他读初中一年级,他在地外上学,忽然有一天,他收到了一封同龄同学写给他的信,看了之后感触很多,随手就写下了这首诗,这也是他写的第一首诗。

接下来的时间,由于平时功课比较忙,丁序长一直没顾上写诗,“我当时学习成绩很好,很多功课在期末都考100分,而且还喜欢打篮球、踢足球、演戏等,也算是爱好广泛。”丁序长说,正因为有着爱好运动的基础,他后来被选拔进射击队,成了一名运动员。



▲丁序长老人读自己写过的诗。

▶庆祝羊年春节,丁序长写的藏头诗。



平日用写诗表达情感

后来,运动队解散之后,丁序长被分配到济南灯泡厂工作,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,他又开始大批量的写诗,不论是表达自己情感的,还是为别人庆贺。

丁序长形容自己是性情中人,感情丰富,看到什么

事情或者是偶遇什么人,包括参加什么活动时,他的感想很多,爱好写诗的他都喜欢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。

“最初,同事结婚或者是其它喜事的时候,我都喜欢为他们写诗。”丁序长说,他记得1982年,同事王淑萍和

密柯水结婚,他就为这一对夫妻写了一首藏头诗,“淑女自有君子求,萍水相逢乐悠悠,柯山两座牧骏马,水洼一处饮骅骝,结发夫妻山海誓,婚姻自由偕白头,志同道合齐努力,喜报贵子溢河洲。”顺起来读就是,“淑萍柯水结

婚志喜”。

爱好写诗,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。在丁序长老人的小册子中,记录了几十首上世纪80年代写过的诗,除了写给同事,就是针对某件事情所感。

86岁的李逢旭老人:

写本回忆录,回顾这一生

住在甸柳二居的86岁老人李逢旭正在筹划着写一本自己的人生回忆录。老人说,这一辈子不容易,当过兵打过仗,天南海北干过工作,现在老了把以前的事情记下来,一是让自己这一辈子有个总结,二是给孩子们留下点东西,让他们以后看一看。

文/片 本报记者 林媛媛

16岁参加革命工作,在解放区发展经济

生于胶东的李逢旭虽然出生在农村,可是父亲非常重视6个子女的教育,所以小时候接受了很好的教育。1945年,16岁的李逢旭在亲戚的介绍下到掖县一个地下党组织性质的商号工作,主要负责为解放区进行采购,以保障军民供应。“当时抗日战争刚刚结束,掖县残破萧条,来往的人也很少,还有很多日寇投降前留下的碉堡、岗楼和围墙。”李逢旭回忆起当时的情景,说当时解放区很多东西的供应都非常紧张,他和同事的主要工作就是采购和运送。

“我们从事的是地下工作,伪装成商人去敌占区采购,当时最紧缺的就是青霉素等药品以及一些汽车零件,最主要的采购地点是青岛,有时候也要去上海、天津、东北等地方。”李逢旭告诉记者,当时他身边就有3位同事被捕,幸运的是党组织都给营救了回来。

李逢旭老人回忆起来当时的工作说:“那时候金融系统发展不好,我们还承担着取款的重要任务。骑着自行车去莱阳取款,三百多公里一天返回,非常辛苦。”老人回忆起当时的同事时说,当时那代人始终坚持忠诚事业、艰苦奋斗和不怕牺牲的精



李逢旭老人和他的陶艺作品。 本报记者 林媛媛 摄

神,直到现在他仍然记忆犹新。

19岁参加济南战役,从此在济南扎下根

1948年6月,李逢旭奉命调省府集训,秋天得到上级通知准备参加济南战役。“当时我们的准备工作主要是学习材料,包括熟悉济南地图、国民党驻军情况、重要设施和工厂、医院和学校等,还有一些军队的制度政策。”李逢旭说,当时大家的情绪都很紧张,为了舒缓气氛,中秋节之前组织安排学员到张店戏

院看了一场京剧。

“看了十来分钟,就来了紧急通知,要求立即返回驻地收拾东西去火车站乘车赶往济南。”李逢旭说,当时每个人都背着行军包,站在露天敞篷车厢里,上半身露在车厢挡板上面,但是大家都非常高兴,至少不用走路了。“黎明到达博山,大家下车一看别人,都是大花脸,忍不住哈哈大笑。”

解放战役结束之后,作战部队撤离,李逢旭随接管队伍进入济南。“虽然济南战役打赢了,但是国民党队伍也不是这么容易

善罢甘休的,济南解放之后第三天,国民党就派来飞机进行轰炸。”李逢旭回忆说,当时他和战友躲在战壕里,真的满身尘土、耳闷眼晕,等轰炸过去之后,走出来一看附近已经被炸得满目全非,很多人受伤,听到的都是哭声。

不久,济南市慢慢恢复正常,李逢旭被安排到济南工业原料公司担任会计,后来被调入山东军区政治部从事后勤管理和军需供应工作,一干就是30年。

“在战争岁月,我先后共事百余人,共同经受了战争环境下的工作考验,很多同志在建国后也都被组织派到了需要的地方,天各一方再没相见。”李逢旭老人说,他永远记得这些同事,永远记得这些共同经历了战争洗礼的战友。

退休后自娱自乐,做陶器写回忆录

1985年,李逢旭老人在山东省地质勘探机械厂退休。退休后,老人也闲不住,总是不愿意在家里呆着。“我一退休,就去山东老年大学报了名去上学去了。”老人说,年轻的时候没有条件,没有上大学一直是他心里的一个遗憾。“上了老年大学,也算是弥补我心中的这个遗憾吧!”

上了三年老年大学,李逢旭老人报了不少科目,其中最喜

为钻石婚老伴写诗

在记者与丁序长老人聊天过程中,其老伴一言不语,坐在丁序长老人身后的沙发上静静地看电视。“我老伴今年已经84岁了,比我大一点,而且她身体不是很好。”丁序长老人说,他每天最大的任务就是照顾老伴,每天下午都要陪老伴下楼散步遛弯,这也是他感觉很快快乐的事情。

为别人写诗,当然更少不了为老伴写诗,丁序长说,他为老伴写过的诗不少,在老伴过生日、节日等,都会为老伴写上一首。“祝福每年在此时,杨柳迎风轻摆枝,美景如画秋气爽,泰然自若享盛世,八旬如今寻常岁,十年之后庆九十,寿比南山松不老,辰龙亦来同贺喜。”这是丁序长在老伴80岁生日时,为老伴写的藏头诗,“祝杨美泰八十寿辰”。

丁序长告诉记者,他和老伴1955年结婚,到今年正好60年,今年也是他们金婚年,孩子们早就盘算着好好为他们庆祝一下,而他肯定是要为老伴再写一些诗。“希望老伴身体健康,也希望孩子们幸福。”丁序长说。

